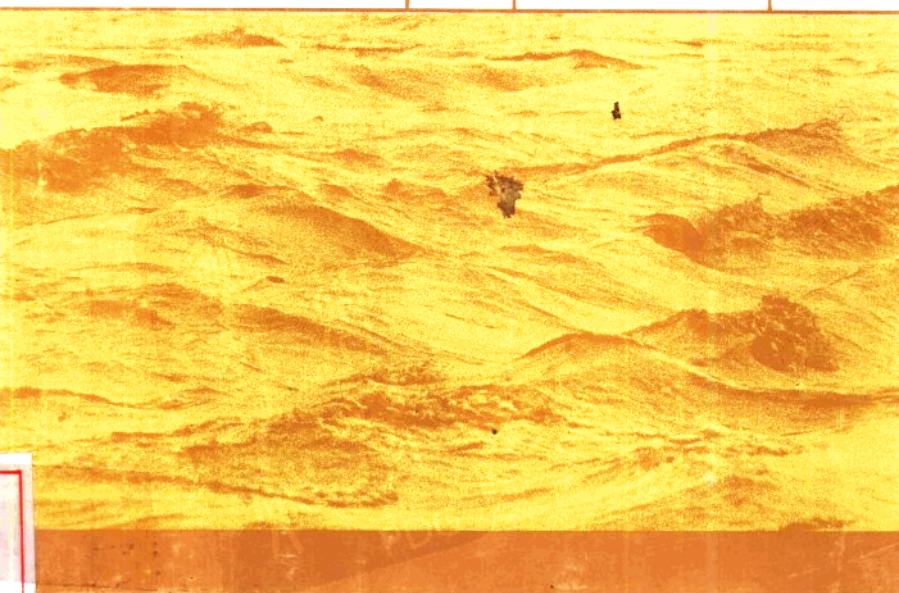


徐福齡 著

# 河防筆談

河南人民出版社



徐福齡 著

# 河防笔谈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 河 防 笔 谈

编著 徐福龄

责任编辑 张素秋 栗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227 千字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 册

ISBN7-215-02177-7 F·400

定 价 精 7.00 元

平价: 5.40 元



## 目 录

|                             |       |
|-----------------------------|-------|
| 自 序 .....                   | (1)   |
| 黄河下游河道的历史演变 .....           | (17)  |
| 黄河下游明清河道和现行河道演变的对比研究 .....  | (27)  |
| 黄河下游堤防不致“隆之于天” .....        | (45)  |
| 历代黄河治理方策的演变概况 .....         | (56)  |
| 一七六一年及一八四三年洪水黄河下游河患纪略 ..... | (72)  |
| 黄河一八一九年洪水在下游的表现 .....       | (78)  |
| 从一九五四年的洪水回顾一九三三年洪水 .....    | (83)  |
| 黄河大堤抢险方法 .....              | (87)  |
| 谈险工及引水工程的抢护 .....           | (99)  |
| 简述堤防堵口工程 .....              | (107) |
| 黄河下游防洪要树立长期的和防重于抢的观点 .....  | (119) |
| 加强研究把黄河下游修防工作提高一步 .....     | (122) |
| 从黄河下游河势谈到河道整治 .....         | (127) |
| 黄河下游河道滩区治理的历史演变 .....       | (132) |
| 略论黄河下游滩区的治理 .....           | (139) |
| 横河出险不可忽视 .....              | (153) |

|                           |       |
|---------------------------|-------|
| 漫谈黄河下游游荡河道的整治问题·····      | (158) |
| 对黄河山东窄河段建分洪道问题的浅议·····    | (162) |
| 黄河下游凌汛观测工作的几个问题·····      | (166) |
| 对黄河下游的治理意见·····           | (173) |
| 从黄河历史灾害探讨河南确保堤段的防洪问题····· | (178) |
| 一九五三年对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全面检查报告····· | (188) |
| 黄河下游护滩经验调查报告·····         | (200) |
| 明清故道分洪调查报告·····           | (218) |
| 考察武陟至馆陶黄河故道的简况·····       | (224) |
| 明清故道琐谈·····               | (235) |
| 研究黄河水利史为现实治黄服务·····       | (248) |
| 历代治河机构演变简况·····           | (255) |
| 河南境黄河古堤考·····             | (262) |
| 抗战时期豫省黄河防洪·····           | (266) |
| 黄河现行河道决口夺淮的流道考略·····      | (274) |
| 沁河大樊堵口纪实·····             | (284) |
| 从大樊堵口到杨庄改道·····           | (294) |
| 从历史上谈沁河杨庄改道的必要性·····      | (297) |
| 沁黄交会处的历史演变·····           | (301) |
| 重视河务的一代帝王——康熙皇帝·····      | (303) |
| 清代同心治河的楷模——靳辅和陈潢·····     | (305) |
| 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治水功绩·····         | (308) |

## 自序

---

我的祖籍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父亲徐家璘,清末留学日本,回国后教过一年书。1912~1926年(民国元年至15年),他先后在河南省南召、唐河、泌阳、商水、永城、商丘、许昌、中牟、项城等县当过知事或县长。1922年冯玉祥在河南执政时,嘉奖父亲为模范县长。他一生为官,但两袖清风,家庭并不富裕。1926年父亲得了一场重病,卧床数年,家境每况愈下,曾依典卖度日。1934年病愈后,在开封国学专修馆任教,1936年春的一天他在上课时,突然吐血不止,于当年逝世。

1913年5月17日我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县,幼年时代,随父亲的工作调动,居家迁徙不定。我6岁开始由母亲教我认字,以后请先生在家就读。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中原混乱不安,除父亲一人留在河南,全家暂迁往山东省济南姨母家避难。我在济南模范小学读了四年书,1926年回到河南开封,接着又读了一年私塾后上中学。1930年中学毕业,父亲叫我考高中,将来再考河南大学。我觉得家境困难,不可能再读八年书。适逢河南省立水利专科学校招生,三年毕业即可安排工作,于是未经父亲许可,便考入该校。入学

一年后，学校又改为五年制（三年高职，两年专科）。高职毕业后，家里已无力让我继续求学，后来还是学校帮了我，让我分管发放讲义，并利用晚上为学校誊写讲义，这样每月可收入六元银洋，再加上大姐及二姐平时的资助，又上了两年专科，于1935年毕业，时年22岁。

## 二

“黄河”这两个字，我在济南上小学时，就有了印象。我13岁那年，一次上地理课，老师叫每人画一张山东省彩色地图。地理老师姓张，黄胡须，平时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大家都怕他。当他看完我画的地图后，板着脸孔问我，画的地图有无错处？我说，没有。他又面有愠色地问道，究竟有无错处？我还说没有。他放下铅笔，顺手打了我一个耳光，还说：“你把黄河的尾巴画到莱州湾了！”我一看才明白过来，心里很愧。虽说挨了打，一时受了痛，但“黄河”二字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子里。1926年我由山东回到河南时，父亲正在中牟县当县长。他那时常说中牟县是个“沙陀国”，县城以北，黄沙累累，是黄河在中牟决口造成的。当时我很不理解，为什么黄河水会带出这么多的黄沙。我在水专读书期间，学了郑肇经编的《河工学》，书中每篇后都摘有一小段古代治河记载，很感兴趣，因而也常常到图书馆浏览一些古书，如《回澜纪要》、《安澜纪要》等，后来学校又增加了有关黄河的课程，逐渐对黄河有了粗浅的认识。1934年河南封丘贯台堵口合龙后，学校组织我们到贯台工地参观，调查堵口情形。我毕业时，在陶述曾老师指导下，写了《关于黄河的防洪与堵口》的毕业论文。毕业后分配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河务局，为实习生。那时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是李仪祉，河南河务局局长



是宋澍，陶述曾为河务局技正。

我一走上工作岗位，就遇到1935年7月陕州133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上级叫我每天将陕州水文站流量及下游来童寨、黑岗口、柳园口、东坝头各险工的水位，绘制水位涨落曲线图，挂在机关影背墙上，以示警惕。当洪峰通过东坝头后不久，发现水位陡落，经电话联系，得知在山东鄆城董庄决了口。这场大水，在河南境顺利通过，未出大险。因那时治河，各自为政，没有全局观点，故在“霜清”之日，河南河务局为了庆祝安澜，举行了“安澜宴”，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会。

1936年春，我实习期满，被调到河南河务局沁河测量队任测量员（队长为郝西庚），成为一名正式职工。正在这时父亲去世了，从此一家十口人的生计，压在我一人肩上。

我在沁河测量的过程中，对两岸的险工作了一些调查。从了解的情况中，得知沁河有“小黄河”之称，大水时，溜势湍急，临堤险工多坐湾顶冲，常有决口之患，故沁河对我印象也很深刻。

1937年河南河务局改为修防处，我调回河南修防处任技术员、工程师。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我华北大部以后，中原形势日趋紧张。日军为了打通津浦线，向徐州及黄河一带发起了攻击，河南省会开封吃紧。当年5月中旬黄委会西迁西安，河南修防处部分员工移住河南郑县，其余人员领了两个月的疏散费，各奔前程。我也在疏散之列，并已将家属送往临汝县城侄儿家，自己于6月3日乘开封到洛阳最后一趟军车离开开封，冒雨走了一天一夜才到洛阳。三天之后，得知在花园口扒口，黄河夺流南犯。当时我想，若在开封晚走两天，即被隔在黄泛区的东岸。由洛阳到达临汝，住了一个多月，已坐吃山空。后来听说河南修防处又移住洛阳，即回洛阳找到修防处主任陈汝珍，请求复职，经允准留在工务科工作。不久临汝

遭到敌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在我家住的前院，家具被炸，幸家人事先逃避，未受伤亡，亦不幸中之大幸也。

1938年冬，因日军继续西犯，河南修防处又奉令移往西安。到达西安以后，每日数次警报，天天躲避飞机轰炸，难以安心。

花园口决口当年7月，河南省政府和黄委会联合成立修筑防泛西堤工赈委员会，拟沿泛区西岸，修筑一道防泛西堤，以防溃水西犯。后因大汛将至，只修了郑州花园口以下经中牟、开封至尉氏县境一段新堤，长34公里。1939年2月，河南省政府与黄委会又组成续修防泛新堤工赈委员会，会址在河南许昌，领导接修防泛新堤的工作。当时黄委会派河南修防处技正左起彭和我及林华南三人回河南，参加自尉氏以下到豫皖交界防泛西堤的勘测和修筑。经过测量定线，拟定了尉氏以下经扶沟、西华、淮阳、商水、项城、沈丘至界首的堤线，长282公里，加上1938年所修的尉氏以上新堤34公里，共长316公里。堤成之后，交由河南修防处接管防守。当时黄泛区东岸为日军占领区，所以国民党军政当局明确已修的防泛西堤，既是河防，也是国防。就在这年，河南修防处由西安迁回洛阳，又从洛阳迁至郑州。同年，我被提升为河南修防处副工程师。

1939年秋末，国民党军队在沁河北岸老龙湾扒口，拟淹驻在武陟木栾店的日军。日军发觉后，随即在木栾店以上沁河南堤五车口扒口，淹了沁南大片地区。当地群众为了减少淹没损失，在黄河北堤涧沟及沁河南堤方陵扒开两口，使泛水排入黄河。武陟县政府迫切要求河南修防处迅速派员，调查口门情况，拟具堵复计划，进行堵筑。我本来定于10月结婚，但修防处主任苗振武亲自找我谈话，希望我推迟婚期，马上赴武陟工作。我当即带工人丁兆成（武陟县人）作向导，化装前往。在地方武装的保护下，对各口门进行详细丈量，提出了堵复计划，由地方组织施工，堵合了五车口、方陵及涧

沟等口门。然而自此以后，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仍不断在沁河南北两岸扒口，直至抗战结束。

### 三

1940年黄委会河防处长王恢先调任河南修防处主任。他到任后，确定沿河修防段均改为有一定学历的技术人员任段长。那时防泛新堤共划分三个修防段，是年春，调我为防泛新堤第三段段长，负责周口至豫皖交界的堤段，包括商水、淮阳、项城、沈丘四县，主要防沙河南堤。因为黄河夺贾鲁河入沙河，同时沙河北岸又有十一道串沟引黄入沙，故沙河南堤成为黄河的堤防。后来北岸的十一条串沟堵筑了八条，并修筑沙河北岸周口北寨至淮阳济桥40公里的堤防，亦交由第三段负责修守。实际上第三段负责修守的是沙河南北两岸的堤防，共计140公里。由于战事日趋恶化，黄委会和河南修防处又往西迁，各修防段不能与之直接联系。黄河堤防的防守事宜，由沿河驻防的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及鲁苏豫皖边区司令部部署，具体负责的是第十五集团军何柱国总司令。1942年正值河南大旱，修防员工生活十分困难，在驻军及地方的协助下度过了灾荒。

沙河两岸的堤防，遇到沙河与黄河并涨时，南堤最为吃紧，而北堤则是腹背受到威胁，每到汛期，军事当局指定周口以上到邓城20公里的沙河南堤也由新堤第三段负责防守。由于防线过长，河工料物短缺，数年之间，上下河段巡堤抢险，遇到了不少困难。

1942年汛期接到水情电报，说是陕州8月上旬要发生25000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正好河南省政府委员宋垣忠到周口视察黄河，马上召集会议，布置防守。当时周口南寨沙河南堤上有不少民

房,根据水情估计,这场洪水到来,洪峰由贾鲁河流入沙河,首先顶冲南寨堤防,并有漫堤可能。为了赶修子埝,防止漫溢决口,宋垣忠决定即速拆除南堤民房,并限两日拆完。民房拆完后,很快在南堤顶上修起了一条子埝,还动员全寨居民,沿堤防守,严阵以待。及至洪峰到达后,并不象预报所说,后来才知道是预报错了,实际陕州8月4日洪峰流量为17000立方米每秒,多报8000立方米每秒,致使人力、物力遭受一定的损失。这件事说明洪水预报正确与否,对下游防守具有重大影响,万万不可大意。

1942年12月,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汤恩伯,在安徽临泉召开会议,通知黄委会派员参加,主要研究防范泛水越沙河南堤继续南泛的问题。我被指派就近参加此会。会议由何柱国主持,决定对黄泛区进行全面查勘。会后我参加了鲁苏豫皖边区组织的黄泛视察团(团长为高参鍾定军),上自河南尉氏下至安徽颍上,我负责编制河南泛区培堤计划,计需土方600万立方米。1943年5月下旬,汤恩伯在周口召开黄河修堤会议,黄委会张含英委员长参加,依据查勘制定的工程计划,部署了复堤任务,要求当年全部完成。

1944年汛期涨水,风雨交加,沙河北堤受到严重冲刷。我骑车冒雨赴工查看,有1公里多长的大堤堤身已被冲塌1/2,岌岌可危,但只有工程队分队长冯俊卿和工程队员及少数民工抢险,人少料缺,眼看着洪水把大堤冲开,口门宽约300米,地点在淮阳县宋双阁。该处原有一道黄河入沙的串沟,叫宋双阁沟,1940年修北堤时堵塞,这次又在此处冲决。我当时十分焦虑,因为汤恩伯曾提出谁那里开了口,就杀谁的头。但经过调查,溃水是顺宋双阁沟的老道,直入沙河,并未淹没村庄,也没有人员伤亡,心情稍有安定。我马上冒雨又步行到淮阳辛店集,在镇公所给淮阳县政府及段部打

电话，一方面提出要对沙河南堤严加修守，一方面请县里准备料物进行堵口。洪水过后，立即拟定堵口计划，并于当年底把口门堵复。次年春，河南修防处指令我帮助新堤第二段堵淮阳李方口及下炉两口门。我带了两个工程队，除一个口就地堵合外，另一口因距贾鲁河太近，乃采取临河修围堤进堵办法予以堵合。

在抗战期间交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黄委会张含英委员长、李书田副委员长及赵守钰委员长，均先后到防泛新堤视察，部署任务。

1947年春，我到花园口堵口工地参观，正遇堵口的紧张阶段，堵复局总工程师陶述曾和工务处处长左起彭邀我在西坝头帮助堵口。河南修防处主任苏冠军为堵复局西坝头顾问，因工作关系，不能常驻工地，经他同意，堵复局给我工程师名义，驻西坝头组织施工，直到堵口合龙。

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口门合龙后，黄河归故，新堤所有各段撤防，移驻故道堤防防守。这时黄委会改称黄河水利工程局（1948年7月又改称黄河水利工程总局），5月我被调任故道南岸南一总段段长，防守堤段上自郑州保合寨下至中牟朱固，并接收花园口堵复局器材，设防修守，直至解放前夕。

#### 四

1948年8月开封第一次解放时，黄河上不少职工逃往郑州，位于中牟杨桥的南一总段段部，是由汴至郑必经之地。从过往的行人口中，我已了解到解放军进城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并知河南大学稽文甫、王毅斋、苏金伞（此人是我在水专时的体育教师）几位名教授，均投身革命，在河南震动很大。10月开封第二次解放，河

南修防处部分职工和其他几个总段的段长，均随黄河工程总局南逃。开封解放的第三日，我和工友张殿文步行百里到开封，段部技士王晋聪赴郑州，分别和解放军联系。不久，解放区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派赵明甫来汴，办理接收事宜，由赵迎春、蒲亚林、古枫等和我们接洽，赵明甫还接见我和宁祥瑞等，表示欢迎我们参加革命工作，并讲明共产党对接收人员的有关政策。11月我征求南一总段全体员工的意见，除个别人外，计有200多名职工报名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见到王化云主任，他对我段员工投身革命，表示热烈欢迎，并勉励我今后在治黄事业上多作贡献。

1948年12月下旬，我和宁祥瑞随赵明甫先到解放区黄委会所在地河北省观城百寨，然后同马静庭一起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华北水利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会议主要研究统一治黄机构的组织办法和编制1949年黄河下游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岁修计划。王化云当时兼华北水利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他已先期到达西柏坡。山东河务局局长江衍坤和冀鲁豫黄委会副主任张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我第一次耳闻目睹了解放区的状况，亲身体了解放区的生活，同时又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解放区的书刊，加上平时马静庭和张方给我讲的革命道理，使我对革命事业有了进一步认识。当时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杨秀峰，曾亲到我们的住处，表示欢迎和慰问，使我深受感动。12月30日，党中央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向中外宣告解放军将渡江南下，将革命进行到底。与会同志通过学习，甚为振奋。1949年元旦，华北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邢肇棠请王化云、江衍坤和我及宁祥瑞到他家作客，他的夫人坐在纺车旁，给我们表演了纺棉花技术。邢肇棠在延安时曾演过京剧，毛主席看过他的空城计。华北水利委员会秘书长郝执斋又会操胡琴，故而王化云提出请邢肇棠唱一段京剧，于是他唱了

一段空城计，我给他配的司马懿，大家很高兴，无拘无束，共庆新的一年。当晚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蓝公武举行晚宴，请我们与会的同志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在解放区过年，也是最快乐的新年。我在西柏坡一共住了50天，深深感到解放区干部认真求实，一切为了人民，平易近人，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使我下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1949年春，我从南一总段调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开封办事处技正，以后黄委会从菏泽迁到开封，又调我到工务处任工程师兼副科长、主任工程师等职，先后在马静庭、田浮萍及汪雨亭处长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30余年，直到1983年调到黄河志总编辑室工作。

## 五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治黄岗位上，我长期从事下游防洪工作，参加了许多次抗洪抢险以及河道整治的参谋工作，使自己的技术专长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1947年夏，沁河北岸武陟大堤曾因洪水决口，一直未堵，淹武陟、获嘉、修武、新乡、辉县等地，泛区面积约4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20多万。1948年冬，武陟解放，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责成豫北沁黄河第五修防处主任韩培诚，同太行专署组成大堤堵口工程处，于1949年2月准备工料进行堵口。时口门宽182米，过水流量31立方米每秒。由于缺乏经验，加上合龙时风雪交加、运土运料跟不上、引河过水不畅，口门水位急剧增高，冲刷严重，以致合龙堤走失，又将口门冲开40米宽，堵口失败。黄委会主任王化云派我随驻汴办事处主任赵明甫和科长马静庭赶赴工地，调查堵口失败原因，研究二次堵口问题。在堵口工程处开会时，赵明甫主任明确留我驻

工地，帮助进行二次堵口工程，并宣布限期一月内完成，只准成功，不许失败。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后第一次接受这样艰巨的任务，感到担子很重。由于工程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十分信赖，工作上给我极大支持，特别在生活上予以多方照顾，使我甚为感动，增强了必胜信心。堵口前，我深入工地全面调查，根据第一次堵口失败教训和口门的具体情况，提出“疏导引河，双坝进堵”的建议，被工程处采纳。于是重新测量引河，拟定了第二次堵口计划和施工程序。经过员工互相配合，如期完成了堵口任务。后来我在为第五修防处写堵口总结的基础上，又写了《沁河大樊堵口纪实》一文。大樊堵口之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6月随赵明甫赴济南参加三大区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大会，三大区是指华北、华东、中原三解放区，会上一致推选王化云为主任，江衍坤、赵明甫为副主任。到1950年1月间，三大区联合性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改为流域性机构的黄河水利委员会，统筹规划全河水利事业。

1949年9月14日，花园口发生123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一万以上的流量持续49小时，5000以上流量持续半月之久。这是一次严重的秋汛，也是解放后首次遇到的较大洪水。当时河南兰考东坝头以下两岸堤防百孔千疮，洪水到达下游会发生什么样的险情，很难估量。当洪峰接近开封时，领导上派马静庭和我，还有新分到黄委会的大学生朱恺，连夜乘无棚大卡车，由开封出发，沿南岸大堤冒雨跟踪洪峰，发现险情，随时组织抢护。当洪峰到达山东菏泽刘庄以下时，不少堤段的堤顶仅高出洪水0.5米左右，风浪已打到堤顶上，险情丛生。抢护的办法是沿堤均用秸料捆成把子，两端用绳系在堤顶木桩上，使秸把漂浮水面，以杀风浪之险。凡堤身坍塌严重处，均临时打桩填柳（或秸料）做成一级或二级护岸，或用秸、柳搂厢维护。一路上，一边查看水情，一边协助沿河县段抢险堵漏。



记得在郛城段发现一处漏洞，背河出水很严重，抢堵不住。我们提出马上找一扇大门板，在门板上铺一层淤泥，扣在进水口处，赶浇前戗，才把漏洞堵住。我们坐了一天两夜的车，才赶到梁山段，得知梁山大陆庄民埝决口，溃水倒灌东平湖；北岸寿张民埝枣包楼一段也决有一口。我们乘坐小船进入东平湖，湖区一片汪洋，三天调查均吃住在船上。在口门处测估入湖流量约为 3000 立方米每秒，湖区老运河西堤大部冲垮，约有 700 个村受水灾，房屋多被泡塌。当地群众讲，这次洪水入湖，是铜瓦厢改道以来所罕见。河水见落后，湖水渐由庞口一带回归黄河。这一点曾给我启示，黄河下游河道上宽下窄，泄洪能力上大下小，为了减轻窄河段的防洪负担，认为东平湖可做一处天然的滞洪区。在东平湖查勘后回到梁山，又乘小船由枣包楼口门向下，顺着溃水的主流线，沿北金堤进行水势工情调查。当时估测枣包楼的分洪流量约为 1000 立方米每秒。北金堤与临黄堤之间被水淹，回水到达范县境，下边从张庄泄入黄河。由于以上两处决口分洪的影响，这次洪峰到达山东泺口时，削减为 7400 立方米每秒。这场洪水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破堤防，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在洪水涨落过程中，沿堤共出现漏洞 400 多处，发生渗水、蛰陷的堤段长 150 多公里。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对抗御这次洪水十分重视，发动了数十万军民，抢险 40 个昼夜，终于战胜了洪水，确保了堤防安全。

根据以上两地的调查情况，我们提出了查勘报告，为 1950 年确定北金堤及东平湖为滞洪区提供了依据。

1951 年根据领导指示，由我组织调查组，拟在石头庄以上河段，勘察处理三万以上洪水的分洪地区。调查组从黄河北岸延津以下沿太行堤至长垣大车集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勘测和调查研究，最后提出在封丘大功分洪的方案。滞洪区位于太行堤与临黄堤之间，涉